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聽來背後言 家老婆出盡當場醜

按：吳雪香家娘姨小妹姐見外甥女阿巧要哭，駭異問道：「啥嘅？」阿巧哭道：「我勿去哉！」小妹姐不解，怔怔的看定阿巧。看了一會，問道：「阿是搭啥人相罵哉？」阿巧搖頭道：「勿是。早晨指祇煙燈，跌碎仔玻璃罩，俚咻無姆說，要我賠個。我到洋貨店裏買仔一祇末，嫌道勿好，再要去買，換一家洋貨店，說要買好個。等到買得來，原勿好，要我去調，拿跌碎個玻璃罩一淘帶得去，照樣子買一隻。洋貨店裏說要兩角洋錢咻，調來也勿肯調。我做俚咻大姐，一塊洋錢一月，正月裏做下來勿滿三塊洋錢，早就寄到仔鄉下去哉，陸裏再有兩角洋錢？」小妹姐聽說，倒笑起來，道：「故末阿有啥要緊嘅？耐個小乾件末也少有出見個。耐拿玻璃罩放來浪，明朝我搭耐去買。」阿巧忙道：「無姆，勿呀！俚咻個生活，我做勿轉呀！早晨一起來末，三祇煙燈，八祇水煙筒，纔要我來收捉。再有三間房間，掃地、揩臺子、倒痰盂罐頭，陸裏一樣勿做？嚇半日汰衣裳，幾幾花花衣裳，就交撥我一干仔，一日到夜總歸無撥空。有辰光客人碰和，一夜天勿困。到天亮碰好仔，俚咻末去困哉，我末收捉房間。」小妹姐道：「俚咻再有兩個大姐哩，來浪做啥？」阿巧道：「俚咻兩家頭阿肯做生活嘅？十二點鐘喊俚咻起來喫中飯，就搭先生梳一個頭。梳好仔頭末，無事體哉，橫來咻榻床浪，擱起仔腳喫鴉片煙。有客人來，搭客人講講笑話，蠻寫意。我末絞手巾、裝水煙忙煞。大月底，看俚咻拆下腳洋錢，三四塊、五六塊，阿要開心。我是一個小銅錢也勿曾看見。」說到這裏，又哇的哭出聲來。

小妹姐正色道：「耐末總歸自家做生活，勸去學俚咻個樣。俚咻來浪拆下腳洋錢，耐也勸去眼熱。故歇生來要喫點虧，耐要會梳仔個頭末好哉。勿然我搭耐說仔罷，剛剛鄉下上來，頭一家做生意就勿高興出來，出來仔耐想做啥？再有啥人家要耐？」阿巧嗚咽道：「無姆，耐勿曉得呀，單是做生活倒罷哉。我來裏做生活，俚咻再要搭我噪。我勿噪末，俚咻就勿快活。告訴無姆，說我做生活勿高興。碰著會噪點個客人，俚咻同客人串通仔，拿我來尋開心。一個客人拉住仔個手，一個客人扳牢仔個腳，俚咻兩家頭來剝我褲子。」說著，復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卻引得葛仲英、吳雪香都好笑起來。小妹姐也笑了，急問：「阿曾剝嘅？」阿巧哭道：「啥勿曾剝，倒是先生看勿過，拉我起來。無姆曉得仔，例說我小乾件哭哭笑笑，討人厭。」吳雪香按說道：「客人也忒啥淘淘成。人家一個大姐，耐剝脫俚褲子，阿是勿作興個？」葛仲英道：「一塊洋錢一月，阿怕無撥人家要？勸到俚咻去做哉！」小妹姐獨無言。

迨房間內收拾已畢，葛仲英、吳雪香將要安置，小妹姐乃向阿巧道：「耐就勿做，也等我尋著仔人家末好出來，故歇耐轉去，嚟兩日再說。」阿巧道：「價末無姆要搭我尋個哩。」小妹姐道：「曉得哉，耐去罷。」阿巧又問：「煙燈罩阿要賠嘅？」小妹姐叫把跌碎的留下：「明朝我去買。」又叮囑：「難末做生活當心點。」

阿巧答應，辭了小妹姐，仍歸至尚仁里衛霞仙家。那時客堂裏宣卷道流正演說《洛陽橋》故事，許多閑人簇擁觀聽。阿巧概不理會，徑去後面小房間見老鴇衛姐，回說：「煙燈罩洋貨店裏勿肯調，明朝無姆去買得來。」衛姐道：「耐到無姆搭去個？」阿巧說：「去個。」衛姐嘆道：「一點點事體，再要去告訴無姆。阿是告訴仔耐無姆末勸賠哉？」

阿巧不敢頂嘴，覘上樓來，祇見衛霞仙房裏第二臺喫酒客人尚未盡散。那客人乃北信典舖中翟掌櫃暨幾個朝奉，正是會噪的。阿巧自思生意將歇，何必再去巴結，遂不進房，竟去亭子間煙榻上暗中摸索睡下。聽得前面一陣陣嘻笑之聲不絕於耳，那裏睡得著。隨後拖臺掇凳，又夾著忽刺刺牙牌散落聲音，知道是碰和了。阿巧正要起身，卻聽得那兩個大姐出房喊外場起手巾，復下樓尋阿巧。衛姐說：「阿巧來裏樓浪晚，常恐去困哉。」一個大姐道：「俚倒開心噪晚，耐去喊哩。」一個大姐道：「我勿去喊，俚勿高興做生活末，倪來做末哉。啥稀奇！」阿巧聽了，賭氣復睡，祇因心灰意懶，遂不覺沉沉一覺。

直到日上三竿，阿巧醒來，坐在榻上，揉揉眼睛，側耳聽時，樓下寂然，宣卷已畢，惟衛霞仙房中碰和之後，外場搬點心進去，客人和兩個大姐兀自噪做一團。阿巧依然回避，徑往灶下揩一把面，先將空房間收拾起來。

須臾，小妹姐來了。阿巧且不收拾，留心竊聽。聽得小妹姐到小房間見了衛姐，把買的煙燈罩交付，問衛姐：「阿對？」衛姐呵呵笑道：「耐末去上小乾件個當，倒真真去買得來哉。我為仔俚做生活勿當心，說要俚賠末，讓俚當心點，阿是真個教俚賠嘅？」說著，取兩角小洋錢給還小妹姐。小妹姐堅卻不收。衛姐祇得道謝，隨拉小妹姐並坐閑談。衛姐又道：「該個小乾件生活倒無啥，就不過獨幅點。來裏堂子裏，有個把客人要搭俚噪噪，也無啥要緊晚，俚乃噪仔勸快活個。」

阿巧聽到這裏，越發生氣，不欲再聽，仍回空房間來收拾。等得小妹姐辭別衛姐出門，阿巧忙趕上去，叫聲「無姆」，直跟至弄堂轉彎處，方問：「無姆阿去搭我尋人家？」小妹姐道：「耐啥要緊得來！就有人家末，也要過仔該節咻，故歇陸裏去尋？」阿巧復再三叮嚀而歸。

小妹姐去後，接連數日，不得消息。阿巧因沒工夫，亦不曾去吳雪香家探望。到了三月十四這一日，阿巧早起，正在客堂裏揩擦水煙筒，忽見一肩轎子停在門首，一個娘姨打起轎簾，攬出一個半老佳人，舉止大方，妝飾入古。阿巧揣度當是誰家奶奶。那奶奶滿面怒氣，挺直胸脯迤進大門，即高聲問：「該搭阿是衛霞仙？」阿巧應說：「是個。」那奶奶並不再問，帶領娘姨徑上樓梯。阿巧詫異得緊，且向門首私問轎班，方知為姚季蓴正室。阿巧急跑至小房間告訴衛姐。衛姐不解甚事，便和阿巧飛奔上樓，跟隨姚奶奶都到衛霞仙房裏來。

其時衛霞仙面窗端坐，梳洗未完。姚奶奶一見，即復高聲問道：「耐阿是衛霞仙？」霞仙抬頭看了，猛喫一驚，將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，纔冷冷的答道：「我末就是衛霞仙哉哩。耐是啥人嘅？」姚奶奶儼然向高椅坐下，嚷道：「勿搭耐說閑話，二少爺哩？喊俚出來。」霞仙早猜著幾分來意，仍冷冷的答道：「耐問陸裏一個二少爺嘅？二少爺是耐啥人嘅？」姚奶奶大吼，舉手指定霞仙面上道：「耐勸來浪假癡假狀！二少爺末是我家主公，耐拿二少爺來迷得好。耐阿認得我是啥人？」說著，惡狠狠瞪出眼睛，像要奮身直撲上去。霞仙見如此情形，倒不禁啞然失笑。尚未回言，阿巧膽小怕事，忙去取茶碗，撮茶葉，喊外場沖了開水，說：「姚奶奶請用茶。」再拿一支水煙筒，問：「姚奶奶阿用煙？我來裝。」衛姐也按住姚奶奶，沒口子分說道：「二少爺該搭勿大來個呀，故歇長遠勿來哉。真真難得有轉把叫個局，酒也勿曾喫歇。姚奶奶勸去聽別人個閑話。」

大家七張八嘴勸解之際，被衛霞仙一聲喝住道：「勸響，瞎說個多花啥！」於是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說道：「耐個家主公末，該應到耐府浪去尋晚。耐啥辰光交代撥倪，故歇到該搭來尋耐家主公？倪堂子裏倒勿曾到耐府浪來請客人，耐倒先到倪堂子裏來尋耐家主公，阿要笑話？倪開仔堂子做生意，走得進來，總是客人，阿管俚是啥人個家主公。耐個家主公末，阿是勿許倪做嘅？老實搭耐說仔罷：二少爺來裏耐府浪，故末是耐家主公；到仔該搭來，就是倪個客人哉。耐有本事，耐拿家主公看牢仔，為啥放俚到堂子裏來白相，來裏該搭堂子裏，耐再要想拉得去，耐去問聲看，上海夷場浪阿有該號規矩？故歇勸說二少爺勿曾來，就來仔，耐阿敢罵俚一聲，打俚一記？耐欺瞞耐家主公，勿關倪事。要欺瞞仔倪個客人，耐當心點！二少爺末怕耐，倪是勿認得耐個奶奶晚！」

一席話說得姚奶奶頓口無言，回答不出，登時漲得徹耳通紅，幾乎迸出急淚來。正待想一句來扳駁，祇見霞仙復道：「耐是奶奶呀，阿是奶奶做得勿耐煩仔了，也到倪該搭堂子裏來尋尋開心？可惜故歇無啥人來打茶會。倘然有個把客人來裏，我教客人捉牢仔耐強姦一泡，耐轉去阿有面孔？耐就告到新衙門裏，堂子裏姦情事體也無啥希奇晚。」

不料這裏說得鬧熱，樓下外場驚喊一聲「客人上來」。霞仙便道：「來得正好，清房裏來。」衛姐掀起簾子，迎進一個四十餘歲的客人，三絡髭須，身材肥胖，原來即係北信典舖翟掌櫃。早嚇得姚奶奶心頭小鹿兒橫沖直撞，坐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又羞又惱，那裏還說得出半「個」字。

翟掌櫃進房，且不入座，也將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，終猜不出是甚麼人。霞仙笑問翟掌櫃道：「耐阿認得俚？俚末是姚季蓴姚二少爺個家主婆，今朝到倪該搭堂子裏來，有心要坍坍二少爺個臺。」翟掌櫃聽罷茫然，衛姐過去附耳說些大概，方始明白。翟掌櫃攢眉道：「故是姚奶奶失斟酌哉。倪搭季蓴兄也同過幾轉臺面，總算是朋友。姚奶奶到該搭來，季蓴兄面浪好像勿好看相。」霞仙道：「啥勿好看相？出色得野哋。二少爺一徑生意勿好，該著仔實概一個家主婆，難末要發財哉。」

翟掌櫃搖手止住，轉勸姚奶奶道：「姚奶奶故歇請回府，有啥閑話末，教季蓴兄來說好哉。」姚奶奶無可如何，一口氣奔上喉嚨，「哇」的一聲要哭，慌忙立起身來，帶領娘姨出房下樓。霞仙還冷笑道：「姚奶奶再坐歇哩。倘忙二少爺來仔末，我教娘姨來請耐。」

姚奶奶逕至樓下，忍不住嗚嗚咽咽，大放悲聲，似乎連說帶罵，卻聽不清楚，仍就門首上轎而回。

姚奶奶既去，霞仙新妝亦罷，越想越覺好笑，道：「蠻體面個二少爺，難看俚阿好出來做人。一個奶奶跑到堂子裏拉客人，賽過是野雞哉哋。」衛姐也嘆口口氣道：「做仔個奶奶，再有啥勿開心？咱家走上門來，討倪罵兩聲，阿要倒運？」霞仙道：「耐末也勦說哉，勿曾撥俚丁倒罵兩聲，總算耐運氣！」衛姐微笑自去。

翟掌櫃問：「為啥要丁倒撥俚罵兩聲？」霞他笑而告訴道：「倪無悔末真真是好人。二少爺就日日到倪搭來，倪也無啥說勿出哋；倪無悔定歸要說是二少爺長遠勿來哉，倒好像是倪怕俚。再有個阿巧，加二討氣。前日仔宣卷，樓浪下頭幾花客人來浪，喊俚沖茶，勿曉得到仔陸裏去哉，客人個茶碗也勿曾加。今朝二少爺家主婆來仔，耐勿曾看見俚巴結得來。倪勿曾喊俚，俚倒先去泡仔一碗茶，再要搭俚裝水煙，姚奶奶長，姚奶奶短。自家生活豁脫仔勿做，單去巴結個姚奶奶，陸裏曉得姚奶奶覺也勿曾覺著？拍馬屁拍到仔馬腳浪去哉！」

阿巧適舀一盆面水上來給霞仙洗手，聽說，即回嘴道：「姚奶奶末也是客人，為啥勿該應泡茶撥俚喫？」霞仙笑向翟掌櫃道：「耐聽聽俚閑話，阿要氣煞人？姚奶奶說是客人，阿是倪做個嗻？」阿巧道：「做勿做勿關我事，耐哋同姚奶奶來裏相罵，例說我拍馬屁。」霞仙沉下臉道：「耐個人啥梗得來，耐該搭勿高興做，去末哉哋，姚奶奶喜歡耐拍馬屁。」

阿巧擡起嘴逕下樓來，草草收拾完畢，喫過中飯，捱至日色平西，捉個空復往東合興里吳雪香家。尋見小妹姐，訴說適間情事，哭道：「生活勿做，生來要說；做仔生活，再要說！隨便啥事體，總是我勿好！無悔說嘍兩日，嘍勿落哉哋。」小妹姐道：「嘍勿落末，出來到啥場花去？」阿巧道：「隨便啥場花，就無撥工錢也無啥。」小妹姐沉吟不語。吳雪香道：「價末到該搭來幫幫耐無悔，再去尋人家，阿好？」阿巧說：「蠻好。」小妹姐也就依了。當晚，小妹姐便向衛霞仙家算清工錢，取出鋪蓋。

阿巧在吳雪香家僅宿一宵，次日飯後，吳雪香取出一對翡翠雙蓮蓬，令阿巧齎至對門大腳姚家交還張蕙貞，並說：「綠頭蠻好，比我一對倒差仿勿多，十六塊洋錢，一點勿貴。」阿巧見張蕙貞傳說明白，張蕙貞因問阿巧：「阿是新來個？」阿巧據實說了。蕙貞道：「倪故歇再要添個大姐，先生勿用末，該搭來罷。」阿巧不勝之喜，道：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」連忙歸來說與小妹姐，即日小妹姐親自送去。阿巧因住在張蕙貞家。

適遇王蓮生偕洪善卿兩個在張蕙貞家便夜飯，蕙貞將翡翠雙蓮蓬與王蓮生看，問：「十六塊洋錢阿貴？」洪善卿祇估十塊。蓮生道：「還俚十塊，多到十二塊勦添哉。」蕙貞又訴說添用大姐一節。蓮生見阿巧好生面善，問起來，方知在衛霞仙家見過數次。

迨夜飯喫畢，張蕙貞已燒成七八枚煙炮放在煙盤裏。王蓮生揩把手巾，向榻床躺下。蕙貞授過煙槍，「颼颼」的直吸到底。蕙貞接槍，通過斗門，再取煙泡來裝。

蓮生向蕙貞道：「耐要買翡翠物事，教洪老爺到城隍廟茶會浪去買，便宜點。」蕙貞因要買一副翡翠頭面，拜托洪善卿。善卿應諾，辭別先行，自回南市永昌參店去了。

第二十三回終。